

002



百姓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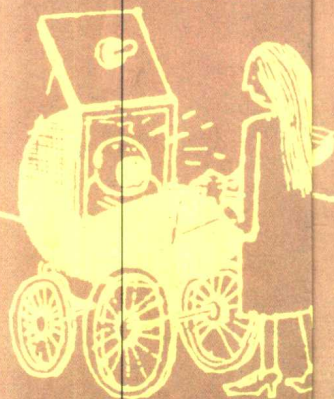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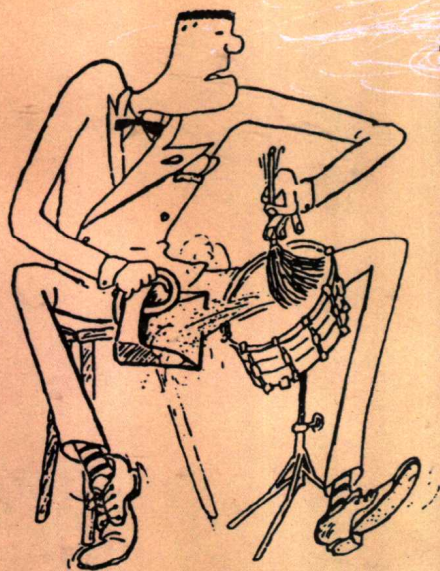
BAIXING GEYAO

王祥夫◎著

漓江出版社



小人物的生存努力
真实平凡 感人肺腑



EYAO

BAXING GEYAO

EYAO

BAXING GEY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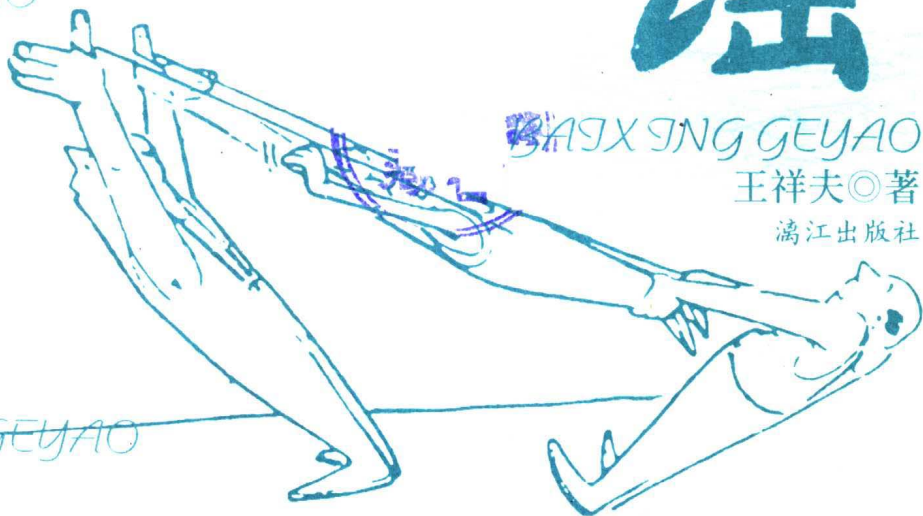
EYAO

百姓歌谣

BAXING GEYAO

王祥夫◎著

漓江出版社



YU GEY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歌谣/王祥夫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

ISBN 7-5407-000055

I.百… II.王… III.民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8333号

百 姓 歌 谣

王 祥 夫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4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ISBN 7-5407-2505-2/1·1511

定价: 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人的生命

只不过是一粒微尘……

第 一 章

二木要把八十九岁的老母亲接回到自己家里过年。

二木坐了单位的小车到姐姐家去接母亲。

送二木从家里出来，二木姐姐把好大一袋子核桃递给了二木。

“我这牙口还能吃这？”二木笑着对姐姐说。

“你才多大，就咬不动了？给小兵吃。”二木的姐姐说。

“小兵过年放假就回来了。”二木对姐姐说，还想说什么，想一想，还是没说。二木知道，说也白说，只能让姐姐干着急。姐姐两口子最近也下岗了，急得什么似的，再说姐姐也不可能知道现在在家里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学生是怎么回事。为了儿子小兵上大学，二木现在和老婆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以前是孩子在家，家里乱得了不得，多少年来，二木就没法子尽尽对母亲的孝心，现在小兵上了学，家里一下子就空荡了许多，二木的女人现在又在单位里管着两个食堂，总是忙，常常是一天到晚都很难见到个人影。二木就决定把母亲接来。“咱把我娘接来吧。”二木对自己女人说。“接吧，就是别生病，现在咱们谁也病不起。”二木女人说。

二木让母亲坐在司机李晓的旁边，车座上垫了姐姐用玉米皮子打的垫子。

“坐好了没？”二木问母亲。

“娘，坐好了没？”姐姐也过来趴在车门上问。

车然后就开了，车一开动，二木就紧紧扶着母亲，车每一晃动，二木就靠母亲近一点，后来就干脆几乎是把母亲抱在了怀里。二木有些奇怪，奇怪母亲怎么会这么小，这么瘦。

“二木。”母亲忽然回过头来。

“您说吧。”二木就笑了。

“回村里吧？”母亲说。

“说了半天您还不清楚，是回咱家。”二木说。

“二木，咱去哪？”母亲又问。

“回咱家过年。”二木大声说。

“咱回哪？”母亲又问。

“回家过年！”二木大声说。

司机李晓在前边笑了，抽着二木给他的“三五”牌香烟。

为了把母亲从姐姐家接回来，二木咬咬牙给李晓买了盒三五烟。

二木现在很消闲，单位里没多少事，不是没多少事，可以说是没事。二木最早是单位里的司机，后来没了车又去了一阵子锅炉房，现在又在单位里当电工。电工更不会天天有事。二木在单位里人缘很好，无论谁有事，只要喊一声：“二木，给我安个灯泡子。”二木就去。“二木，保险丝坏了。”二木也忙着去。二木人缘很好，总是笑嘻嘻地这边跑跑，那边跑跑。

二木他们单位现在真是事情少得很，但二木还是每天都要早早到单位看看有什么事没有。单位里的人现在没事就总爱聚在那里打扑克，二木不会打，连看的兴趣都没有，常常是站在那里看看，看不明白，又不好意思马上走开，这时就总会有人说，

“二木，去打口水喝。”或者有人说，“二木，去，买包烟。”二木就很高兴地跑去。

快过年了，单位里以前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就总要分东西，今年却不见动静了。要在往年，带鱼、猪肉、牛肉甚至连瓜子和糖块儿都一包一包地分好。

“咋还不见分过年的东西？”二木这天悄悄去问办公室的老王。

“顶好一人发一百。”老王说。

二木就等着那一百。

二木他们单位从来都是每个月的七号发工资，七号已经过了，工资也已经领了，那一百还不见发下来。

“咋还不发那一百？”二木又悄悄去问老王。

“恐怕要到底了。”老王皱着个眉头。

“肉比去年便宜了，五块六了。”二木没话找话。

“你小心买上打水肉。”老王说。

这天二木真还买上了打了许多水的猪肉。二木想给母亲炖点肉吃，就去了巷子口，巷子口真是热闹，往南往北都热闹，卖各种杂货的摊子一个挨一个。车也多，常常动不动就堵住。小摊贩们就喜欢堵车，一堵车就热闹，人们就会滞留在这里，想买不想买都会买点东西。小偷也喜欢堵车。

二木认识那个卖肉的，河南人，很黑，很胖，总是跟二木说起女人，说关于女人的种种乐趣。这个河南人除了卖生肉，有时候也卖些熟肉，熟肉是头天卖剩下的生肉，煮一煮，上一上色，就当酱肉卖。

二木去跟河南人买肉。

“我娘来了。”二木站在那里对河南人说。

“你给你娘包饺子吃？”河南人说。

“我娘八十九了。”二木对河南人说。

“八十九了还能吃动肉？”河南人好像吃了一惊。

“能吧？”二木好像在问河南人。

“这么多？”河南人用刀比划着，刀在冬日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少来点，少来点。”二木忙说。

二木把肉拿回家，洗了，切了，放在锅里先出油，想不到一出就出了半锅水。

“咋这么多水？”二木去问母亲。

母亲有些愣愣怔怔的样子，她不习惯二木的家。

“家里咋不见日头。”二木的娘说。

“咋这么些水？”二木把锅拿进家让他娘看。

“还没熟呢呗。”二木的娘说。

二木就知道不能再对娘说什么了。

锅里的肉咕嘟咕嘟响了一阵，才滋滋滋滋响开了。

二木在厨房里煮肉，二木娘在屋里，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娘你想啥呢？”二木忽然从厨房里出来到了屋里，问他娘。

“小兵住在外边？”娘忽然又说。这话她已经问了多次了。

“小兵在外边上学呢。”二木对娘说。

二木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来，耳朵里是厨房里咕嘟咕嘟炖肉的声音。

二木坐在那里，他想好好看看母亲，想想过去在村子里的事，二木有很多的感慨，不知怎么，二木一看到母亲就总是要想起父亲，总想起父亲“吭哧，吭哧”往家里扛油渣饼的情景。那是1960年，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扛回的油渣饼，救了一家子的人，

油渣饼的味道现在二木都不能闻，一闻就想吐。上次单位下乡，村里的一个磨面的电机坏了，让二木去看看，二木进到那间屋，忽然又跑出来，忍不住“哇哇哇哇”地吐起来，那间屋里就放了不少油渣饼。

坐了一会儿，二木又到厨房去弄他的炖肉。

二木的母亲就慢慢慢慢站在厨房的门口了。

“二木。”二木娘一说话吓了二木一跳。

二木不知娘要说什么。

“娘你敢不敢吃肉？”二木问他娘。

“娘不想吃肉。”二木娘说。

“八十九的人能不能吃肉？”二木心里想。

快吃饭的时候，二木有些担心，他出了门，单位就在西边，他想问问单位里的刘大夫，八十九岁的人还能不能吃肉？刘大夫已经下了班。二木倚在医务室的门边朝里边看，这时候老王从走廊尽头的厕所里出来了。

“二木你想做啥，想偷大号避孕套儿？”老王拉着裤链。

“刘大夫下班了？”二木就笑了。

“你是不是想跟他要三鞭丸？”老王又开玩笑。

“我想问问他我妈八十九了还能不能吃肉。”二木说。

“肉又不是毒药。”老王就笑起来。

“没事吧？”二木说。

“那会有啥事，煮得烂烂的不会有事。”老王说。

“我买上打水的肉了。”二木看看老王，把这事告诉了老王。

“是吧，打干净水还好说，就怕打脏水。”老王说。

二木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从单位大门出来，站在那里想了想，然后去了院门口，院门口两边的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很光，很亮。

河南人还在那里卖肉，很灿烂地笑着问每一个过来过去可能买肉的人。

“你的肉打过水了。”二木走过去，说。

“没，谁说打过水？”河南人小声说。

“就是打过水了。”二木说。

“你小点儿声。”河南人说，用手拍拍案子上的肉，拍拍这块儿，又拍拍那块儿，看看二木，又看看案子上的肉，忽然从肉中拉了一小条儿，只有指头那么窄窄一小条儿。

“拿着，别说话。”河南人说，手里那把锋利的刀在冬日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二木很高兴，拿着那条儿一指宽的肉回了家。

吃饭的时候，二木的娘突然问：“春兰呢？”

好几天了，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二木娘就要问起二木的媳妇。

“不回来了。”二木说。

“咋不回来？”二木娘慢慢慢慢嚼磨着嘴里的馍，忽然又说。

“不回来了。”二木又说。

“春兰呢？”娘又说。

“不回！”二木忽然笑了，大声说。

娘就什么也不说了，半个馍也吃完了，还有碗里那一点点炖肉。

“还吃不？”二木还没吃完，他看看娘的碗。

二木就又给娘掰了半个馍，想想，又给娘碗里盛了点肉。

“好吃吗？”二木总想多跟娘说说话。

“好吃。”娘说。

二木忽然有些慌了，娘把碗里的肉很快又吃完了。

“您别吃得太多。”二木说。

娘没说话，看着二木。

“吃多了怕您不好消化。”二木说。

二木到厨房洗碗去了，他女人到一点多才会回来，他总不能把碗撂在那里等她回来洗。再说一会儿又要停水了。二木洗着碗，二木娘就慢慢慢慢走到厨房门口了，二木知道娘想和自己说话，可二木不知道该和娘说啥？

“咱院里那棵枣树还结枣不？”二木忽然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

“还在呢吧。”二木的娘说。

二木又想笑，娘已经有五六年没回村里的老家了，自从父亲去世以来。

“咱家的枣树结的枣儿最甜了。”二木哗哗哗哗洗着碗。

“咱那枣最甜了。”二木的娘也说。

“是我爹种的吧？”二木说。

“入社那年你爹种的。”二木的娘说。

“每年是不是能结两麻袋？”二木笑着说。二木当然知道那株枣树每年结多少枣儿，二木上学全靠了那株枣树。

“结两麻袋！”二木的娘说，看着二木。

二木也看着娘，不知娘在想什么。

“是不是结两麻袋？”二木故意说。

“结两麻袋！”二木的娘说。

二木就忍不住笑起来。

二木一边洗碗一边找话和娘说，二木总是找些话和娘说说。

“娘你想啥呢？”二木忽然问他娘，二木想知道娘在想什么？

二木和女人生了气。女人一回来就说“累得不行”，就往床上一躺。

“你不会和娘说说话？”二木过去对自己女人小声说。

“说啥话？”二木女人说。

“说就行，管她说啥。”二木说。

二木女人就笑了，二木也笑。

二木女人就过到大屋子里去，这间屋子朝南有太阳。

“娘你也不睡会儿？”二木女人也上了床，对二木娘说。

“你睡吧。”二木的娘说。

“娘你这衣服是谁给做的？”二木女人说。

“你做的。”二木的娘说。

“我以为娘记不起来了呢。”二木女人说。

“娘你这毛衣谁给织的？”二木女人又说。

“你织的呗。”二木娘说。

“我以为娘你记不起来了呢。”二木女人笑了。

二木忽然激动起来，他想让娘再给自己做件衣服，娘不在了穿在身上也有个想念。二木也侧身躺上了床，看看坐在床上的娘。

“我想让娘给我做件衣裳。”二木对自己女人说。

“谁现在还穿自家做的衣服。”二木女人说。

二木的女人和二木面对面地躺下来。

“我就闭一会儿眼，就一会儿。”二木女人对二木小声说。

二木看着自己女人在自己面前闭上了眼，二木每次面对面看自己女人的时候都有些吃惊，女人咋就老了？原先细细黑黑的眉毛不再细细黑黑了，而是长得像男人的一样粗，脸上的皱纹也

多了起来了，睡觉有时竟然还打呼噜。孩子上大学后，二木和女人做爱的次数分明多了起来，以前做爱的时候二木女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要二木亲她，现在任二木怎么努力起伏，二木女人也不再提出让二木亲她。

“你老了。”二木小声对自己女人说。

“睡一会儿，睡一会儿。”二木女人最近总是睡不够。

“你咋总睡不够？”二木推推她。

“你说我去纹纹眉好不好？”二木的女人忽然睁开了眼。

“不好。”二木马上想起了单位里的陈玉枝，最近纹了眉，难看得了不得，谁看了谁都说是像妖精。

“你就是怕我花钱。”二木女人说。

“你的眉毛挺好还纹啥？”二木说。

二木女人就不说话了，又闭上眼睛。

女人一闭眼，二木觉得自己也困了，眼睛也闭起来。

二木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娘正坐在自己对面盯着自己看。

“娘你咋不睡一会儿？”二木说。

“枣树是你爹入社那年种的？”娘忽然说，好像是在问二木。

二木笑了起来，觉得娘真是老了。

“你看你睡成了个啥？”二木推推自己女人。

“我再睡睡，我再睡睡。”二木的女人把身子又翻过去。

二木再也睡不着了，一过午，对面的楼房就遮得家里没太阳了。

二木把身子躺正了，看着坐在一边的娘，娘也在看他。二木想想，还是想不出和娘说些什么话。二木又把眼闭上，但二木没有睡着，娘是岁数太大了，和娘同辈的亲人现在连一个活在人世

上的都没有了，姨姨，舅舅，还有谁？

二木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小叔，二木的小叔还活着，也八十多了，在老家的村子里，接来和母亲说说话该有多好。

二木忽然听见母亲叹了一口气。

“娘你喝水不？”二木坐了起来。

“喝水？”娘说。

“娘你没病吧？”二木说。

“娘不吃冰。”娘说。

躺在一边的二木的女人忽然笑出了声。

二木也笑了。

二木一笑，二木娘也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娘你笑啥呢？”二木笑着问他娘。

二木他们单位的人现在是迷上了打扑克。

因为到了年底，单位里的人就来得特别齐，都巴望着单位过年能分些东西。年年都分惯了，不分总好像缺少了什么。单位的要主任和周主任这几天面都不敢露，不知在干什么？会计郝美丽那边也没什么动人的消息。人们还是有耐性，一边打扑克一边等。

“二木，过年准备好了没？”老王这几天又好像有了什么高兴事，爱说话。

“有啥准备的。”二木说。

“你女人啥都给你准备好了吧？”老王说。

“她？”二木说。

“红红的烧肉给你在食堂里做好了。”老王说。

“哪有烧肉。”二木说。

“香香的丸子也给你在食堂里做好了吧？”老王说。

“哪有丸子？”二木咽了口唾沫。

“鱼也给你炸好了吧？”老王说。

“哪有鱼？”二木又咽了口唾沫。

“鱿鱼也给你发好了吧？”老王说。

“还有鱿鱼？”二木说。

“又粗又大又长的海参也给你发好了吧？”老王嘻嘻嘻嘻笑了起来。

那些打扑克的也都笑起来，二木也跟着笑。

“哪是海参？老王你说的那是驴鞭。”李家了说。

屋子里的人就又都笑。

“二木，”老王又对二木说，“现在单位里就数你呢，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二木看着老王。

“过了年，就怕开不出工资了。”老王不笑了。

“要不发大家都不发。”二木说。

“你有你女人，饿死一世界的人也饿不死管食堂的。”老王说。

“她那是临时管管。”二木说。

“老王你别开玩笑，人家二木拉扯两个孩子上学不容易。”李家了在一边说。

李家了长得又粗又胖，长了一脸的大胡子。

“那是人家二木鸡巴有本事，一下闹出两个大学生来。”老王说。

“我哪有两个孩子，我哪有两个孩子。”二木叫了起来。

“看看，看看。”李家了笑了，出了一张牌。

“谁又不是没见过，长得像你。”老王笑着说。

“看看，看看，有两个就有两个吧，怕啥。”李家了也说。

“我连一个都快养不起了。”二木说。

“看把二木急的，小心急阳痿了。”李家了笑着说。

老王不想开玩笑，老王想对二木说说正经话。

“你问问你们老家核桃一斤多少钱？”老王对二木说。

老王这几天想给他哥开的小卖铺贩些核桃来卖，老王的哥退休了，最近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铺，卖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老王挺帮他哥的，经常帮他哥上街采购采购，进进货。老王昨天又上街看了看，街上东西倒是多，大米一斤都一块三了，花生米是十块钱三斤，柿饼子也是十块钱三斤，长白菜是一块钱二斤，芹菜是一块钱一斤。

“你们老家的核桃挺好。”老王说。

二木把从姐姐家拿的核桃都给单位的人们吃了。

“光打扑克咋能行，都得想想办法。”老王对二木说。

“想啥办法？”二木说。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活的，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还把你娘……”老王的话没说下去。

二木知道老王下边的话是什么。

“我娘一点点都不拖累人。”二木就有些不高兴了。

“你那是嘴上说。”老王说。

“我娘不拖累人。”二木又说。

“我父亲七十六了……”老王说。

二木不高兴就不再想跟老王说什么了。

二木离开了那间屋子，那间屋子有点冷，入冬以来，单位的

锅炉就总是出问题，天越冷越不好好给送暖气。为这事，单位里的人叫苦连天，因为单位里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家属楼里。但叫苦归叫苦，单位也没什么办法，锅炉太老了，早应该换，但去哪找钱？现在单位里的头头不担心别的，只担心过年的时候锅炉别出洋相，又一下子坏了。

二木又从单位回了家。

二木回到家也没什么事干，站在窗前望天。

天又阴了，像是要下雪，灰灰的，从窗子里望出去，又像是雾，窗子外楼上季主任家的两根黑黑的电话线在风里慢慢慢慢荡，忽然有两只麻雀落了上去，又猛地飞走。电话线便上上下下地忽悠起来。

二木娘在床上坐着。

“娘你干啥呢？”二木说。

“我看呢。”二木娘说。

“看啥？”二木说。

“不看啥！”二木娘说。

“人老了就这样。”二木忍不住笑了。

二木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养养花，南边大屋的窗台上便养了五盆，一盆仙人鞭，一盆羊角，一盆季主任前不久买的上了当的不是水仙的水仙，现在被二木放在儿子儿时学画画用的那个黑釉笔洗里。还有一盆叫不出名儿的花儿，叶子圆圆的，小小的，厚厚的，不开花，总是不停地生长，生命力旺得很。

“娘你喝水不？”二木又问他娘。

“不喝。”二木娘说。

“您不冷吧？”二木又问他娘。

“不冷。”二木娘说。